

来自智利的斗争：《人民报》特刊社论

国际激进运动 译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智利同志就智利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发表了《人民报》（El Pueblo）专刊。

“我们再也无法恢复正常：因为‘正常’就是问题”

在十月期间涌现的无数口号中，有一些表达了群众的深厚智慧。对于那些战斗的人来说，这些口号表达了鼓励，表达了对压迫的愤怒，表达了当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压迫和剥削时，见证群众变革潜力的加倍的希望。其中，有一句口号表达了一种深刻的信念，反映了被动员的群众的政治觉悟的一个新水平：“我们再也无法恢复正常，因为‘正常’就是问题”。

10 月 18 日和 19 日开始的英雄般日子动摇了这个旧社会。在这场斗争中得到锻炼的广大人民，将不会让事情变得还是像从前那样。但是，为了实现在光荣的人民起义中产生的深厚愿望，我们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扫除这种旧的“常态”，建立允许无产阶级和人民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建设新社会的工具。

把数十万人推入暴力和大规模暴动的极端的压迫和剥削有着非常深刻的根源，为了看到其错综复杂的后果，我们必须超越国界，看到其在历史上的长远历史。

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命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条件下，我国与所有拉美国家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过去 40 年中，在不同的时刻，通过不同的机制，“华盛顿共识”确立的所谓“结构性改革”已经在我们所有国家实施。在智利，皮诺切特的法西斯军政府率先用血与火强迫实行。减税、出售或拆除国有公司、帝国主义投资的设施、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和许多其他针对人民的措施，在整个拉丁美洲无一例外地以不平衡的形式，但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实施着。所有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各国的半殖民地程度。

大资产阶级买办派的政府在“全球化”和“向世界市场开放”的口号下，公开推动并（仍然）推动这些措施。官僚派的政府，尽管不承认，甚至还使用关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激进言论，同样地使本国人民受制于帝国主义资本，

把外债包装成“主权债务”，向外国投资开放原材料的开采，并受制于帝国主义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同时促进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如西班牙、某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的渗透。

每当反动政府推出“一揽子计划”——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有条件贷款的一部分——都会引起民众起身捍卫权利和成就，这些权利和成就是在二十世纪经过伟大的斗争取得的。同样，这些英勇的斗争也总是被那些为了在旧政权捞取职位而跳到斗争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所推动的妥协所背叛。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起义，甚至导致了不同国家的政府更迭。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是 2001 年 12 月阿根廷的大规模暴动，它破坏了反动派的政治稳定，直到五个政府接连被推翻，但这都没有阻止历届政府继续采取“结构调整”措施，导致阿根廷人民目前处境极其危急。

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的小幅增长，总是受到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支撑，但却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之中。1998 年的危机之后是 2007-2008 年开始的危机，至今仍无法恢复。面对这种帝国主义总危机的深化，当前的经济复苏努力要求我们国家进行更多的过度剥削，更多的保证资本返回帝国主义大城市，使得群众在这十年中的处境更加恶化。几十年“现代化”的幻觉已经消失：在原材料价格暴涨之后，繁荣的外壳破裂了，我们社会的真正结构显现了。

经济危机的加剧使这个旧社会以及维持和保卫它的所有机构的总危机看起来更加清晰。买办派和官僚派存在政治危机，所有选举机构和政党普遍腐败和信誉败坏，这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常态，包括成员最多的机会主义政党，如以卢拉为首的巴西劳工党(PT)——在经济繁荣时期，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一些“钱”，并让该国广大民众着迷一段时间，直到局势变得不可持续，并在 2013-2014 年爆发大规模抗议。

随着帝国主义危机的加剧，美帝国主义与先后由查韦斯和马杜罗领导的委内瑞拉官僚派之间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美国人并不满足于利用便宜的石油，它现在还要求将那些仍然是国有财产的公司“私有化”，并要求更多的措施以将他们的资本引入这个国家，甚至以威胁要入侵委内瑞拉来实现这一点，但官僚派要求这些公司保持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以维持裙带主义并保护他们自己的特权。

厄瓜多尔目前的局势，也导致了 10 月初的大规模人民起义——正是由列宁·莫雷诺政府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美国人提出的要求引发的。今天，在厄瓜多尔，通过与所谓的“社会运动”谈判，反动派设法维持了现政府，这些运动由机会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领导，他们愿意遣散群众的抗议活动，以换取停止汽油价格的上涨，但保持“一揽子”措施的大部分不变。

面对我们大洲的群众抗议浪潮，帝国主义及其当地走狗依靠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各国的破坏运动的作用，通过“谈判”、“对话桌”、“和平协议”，来指望平息群众的愤怒，但他们也一直在为群众不可避免的暴力反应做准备。他们知道这迟早会发生的。因此，这套压迫性的经济措施伴随着在所有国家行政机关中集中权力的政治措施，随之而来的是国家镇压机器的加强。

为此，分配了大量资源用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特别是司法系统。在美国南方司令部的直接命令下，警察和军队在拉丁美洲不同地区的军事基地训练他们的军官和镇压机构。在智利，众所周知，“丛林司令部”（Jungle Command）在哥伦比亚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以镇压阿劳卡尼亚（La Araucanía）的马普切人（Mapuche）斗争，位于康康（Concón）的美国训练基地多年来一直用于训练城市中的部队进行反叛乱战斗，这在我国主要城市紧急状态的最后几天已经付诸实施。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被视为发展中的革命形势的表现，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不同国家以不平衡的方式发展，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存在：上层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革命是主要的历史政治倾向，这是一种具体的表现。

这种发展中的革命形势在厄瓜多尔和智利的人民起义中表现为一种明显的形式。它还表现在拉美人民在秘鲁、哥伦比亚、乌拉圭、阿根廷和其他国家表现出的团结行动中，表明除了由反动派驱动的民族沙文主义之外，还有一种基于信念的团结情绪，即我们有着相同的命运，我们的斗争必须团结起来。

在战斗中学习

阶级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其有效性的很好的例子。10 月 18 日开始的战斗对智利人民中的广大阶层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在几天的斗争中，群众已经加速了自我教育，一个超凡的教训很明显：人民从来没有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得到过任何东西，一切都是用斗争获得的。

同样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绝大多数智利人民反对皮涅拉反动政府的团结实际上表明人民群众与反动政府之间矛盾的加深，特别是因为正是反动政府以牺牲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压迫和剥削为代价，维持和保卫了极少数人的特权。现在很明显，这个反动的极少数人准备再次将人民投入一场血腥屠杀，以捍卫他们的特权，而人民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还有许多其他的教训还需要讨论和总结，以便为当前和未来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因为我们已经警告过，我们社会的深刻问题不会很快就能解决。

如果我们革命者，想要正在进行的斗争不会简单地随着皮涅拉的辞职而结束，也不会以选民的名义进行社会改造——就像我们拉丁美洲以前的“正常”情况一样——我们就必须从当前的斗争中学习，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拉丁美洲与全世界人民的历史中学习，特别是从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的革命经验中学习。

我们还警告那些打算以倒下的、受伤的和受折磨的群众的鲜血为代价，以在这个旧政权里谋取高位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你们必定会在历史和人民面前接受审判。在本期于 2019 年 10 月的光荣起义期间出版的《人民报》特刊中，我们就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我们的立场，希望借此促进思想和政治斗争，走上能真正和彻底地解放我们的人民的革命道路。